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九三八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　發行人潘梓年

京滬一帶國民黨軍調運頻繁 積極部署進攻蘇皖邊區

鎮江以北固山等處劃爲軍事區域

▲鎮江五日電 最近上海各幫頻繁京滬線軍運頻繁，各地鎮查戶口，提早戒嚴。鎮江（按鎮江保安區伯司令部）的北固山等區，均劃成軍事禁區，禁止遊覽，因處處不安緊張狀態。又上海十九日專電說：「蘇北共軍因爲不能立足，將正制渠家苗，驅擊潮野，有向冀魯南移動模樣」。這一捏造消息，反映國民黨反動派正積極部署，製造攻蘇皖解放區的藉口，要想踏平解放區的麥苗，壓迫新四軍。（新華社）

▲如皋六日電 國民黨軍保安第四團七百餘人，於上月二十七日第二次侵佔如皋新生港、永安沙兩地，至二十九日始爲新四軍擊退。國民黨軍盤踞兩地期間，殺害無辜居民二十餘人，強姦婦女二十餘人，臨走並擄去[illegible]人。據如皋縣政府統計損失五千斤急救。（新華社）

▲淮陰六日電 皖東北國民黨軍，不斷向我解放區進攻。三月十六日駐鳳陽的一三八師四一四團全部，分兩路向定（遠）鳳（陽）懷（遠）解放區進攻。一路由攻殷滑集（鳳陽東南三十六里），被解放區軍民阻於徐莊一帶；一路進攻顧家營（鳳陽西南三十多里）附近，被阻於楊家圩子一帶。該軍所到之處，大肆搶掠，殷家滑一地，被殺死者男十人，姦淫婦女三十七人，民房被燒的有十三間，被拉走牛驢有四十餘頭。又駐津浦線管家店之國民黨軍第九師二十六團及其機槍連，與合國民黨嘉山縣部隊共八百多人，於四月三日圍攻三合集（嘉山[illegible]），爲新四軍擊退。（新華社）

冀中解放區近被侵佔村莊廿餘處

▲河間六日電 保定國民黨軍侵佔冀中解放區村莊二十餘處，並正準備作進一步的進攻。駐保定國民黨第三十軍之七十一團（由七九團二零一團組成），警察大隊和新由偽軍、特務、土匪、地痞、流氓組成的所謂「還鄉團」，共約兩千餘人，自上月十三日起即有計劃的向保定東金線河以北，瀦河以南的解放區不斷侵犯。被佔之村莊有孫村、大援口、仙人橋、中陽、大陽、佛村等十多個村莊，深入解放區約三十餘里。所有被佔村莊，正積極組織反動的鄉公所、自衛團和保甲制，殺害有功於抗戰的民主的區鄉幹部，到處搜刮群眾，當地群眾不堪忍受，紛紛外逃。同時在保定南地區之偽軍第二師第四團、第五團等部，已於上月十九日強佔解放區的滿頭村，二十六日大舉進犯解放區之實口、納質、百樂、東[illegible]等村。

▲長春一日電 （國聞）國民黨轟炸機六架，驅逐機兩架，二十七日上午十時一刻襲擊通化市，通化車站附近正在行駛的列車投彈百餘枚，並作猛烈掃射，至十一時一刻離去，炸死居民七十，炸傷工人、居民及火車中旅客多人，毀民房十餘間。（新華社）

▲惠民六日電 上月二十九日由天津大沽方面飛來國民黨飛機三架，至豐縣（新濟）之岐口低空偵察，後又向岐路北邊飛去，輪番掃射沿海漁船達十餘次。（新華社）

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部 勾結日寇參加內戰

長春日俘藤井義正供出詳情

▲長春五日電 日本操縱軍中校藤井義正，是這次在長春從政權飛僞匪中俘獲的。在他的供詞中，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在東北勾結日寇的情形。他說：國民黨的東北保安長官部，以防衛長春爲名，曾派人到各地日本人集合場所，召集日本壯丁，在宋家窪子收集了三個連的日本人，允許他們在保衛長春城任務完成後加入中央軍，並承認委任他們爲和滿洲國時同等的階級。當他們（指日人）自宋家窪子到建長春太陽旅館（國民黨收編日軍集合處）時，長官部已準備好了被服和武器，當被命名爲「特殊部隊」，部隊長爲日人林某，部隊附是三個日人——上野、佐宮和上島，下設一個營，轄三個連，營長是日人直木。武器除步槍外，尚有重機槍四五挺，總共二百多人。藤井在他的供詞的最後一頁，附了三張「特殊部隊行動概要圖」，說明四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參與保衛長春的日軍的佈置以及這支日本部隊替國民黨打內戰的經過。在長春整個作戰過程中，他們都被作爲最可靠的[illegible]

藤井現年三十七歲，原[illegible]

社論

主權在民，法統在民

[illegible]

潮汕一帶災情嚴重

▲南京七日電 據近自汕頭來人談，數月來潮汕一帶，雨量缺少，春耕絕望，沿海各縣，竟至河塘乾涸，洪水倒流，饑民充斥，災情嚴重。往日安居樂業之地區，今已形成人間慘狀。沿海各縣產米本來不豐，今更慘遭災禍，凡可果腹之物，莫不以日三餐。如澄海、饒平一帶米價昂至一石十一萬元，近日汕頭市、潮安、澄海、潮陽、揭陽各縣及饒平一帶，餓死者日有所聞。（中央社）

國民黨拒簽停戰協定 高密調處無結果

▲濰縣六日電 軍調部高密小組，於上月三十日協商先下令無條件停止衝突，再研究其他問題。但國民黨代表黃埔拒絕簽字，協議無結果。中共代表武可久上校，已向小組提出備忘錄，提出此事可證明共對停止內戰決無誠意。今後膠東地區發生戰爭，應由國民黨方面負完全責任。（新華社）

中原民大四川同學會通電 要求川中父老制止內戰

中原百萬軍民，正瀕於死境，救國何辜，遭此荼毒！政府當局，究欲何爲？祈本正義之心，鄉土之誼，迫切呼籲，撲滅反動派陰謀。

▲宣化店通訊 湖北宣化店的民主觀察大學四川[illegible]

周恩來白魯德等 昨日到達宣化店

▲漢口七日電 中共代表周恩來、軍調部美方代表白魯德、政府代表徐永昌代表武漢行營王副參謀長天鳴等，昨偕隨員暨漢口市各報通訊社記者一行四十餘人，六日由漢啓程赴中共中原軍區宣化店視察，今日抵達宣化店。（中央社）

在反動派進攻的砲火下 中原軍隊助民春耕

[illegible]

來件

民主運動聯盟成立宣言

[illegible]

冀中泊頭小組共美雙方代表 被僞軍徐春林部毆辱

八路軍保安隊同時被圍攻全部犧牲

冀中八分區司令向國民黨嚴重抗議

[illegible]

郭沫若梁漱溟章伯鈞 今日乘機飛上海

吳晗教授昨由昆明來渝

▲本市消息 郭沫若先生[illegible]今晨將搭中航機飛滬。本報記者昨晨十時半特去訪郭先生，郭先生發表談話說[illegible]

四外長非正式會議決定 討論巴爾幹和約

意國問題尚無正式協議 的里雅斯特港人民要求組織民主政府，與南國合併。

▲巴黎六日電　四國外長於今晨三小時的非正式會議中，曾獲某種程度的進展，所討論者是的里雅斯特、意殖民地及賠款等問題。據悉：莫洛托夫所提蘇於殖民地及賠款方面讓步，作為四國同意南國要求的里雅斯特的交換條件一節，也在討論中。今日的會議，並未得到關於意國問題的正式協議，但是四外長已決意着手討論巴爾幹和約。這問題的討論，因意大利問題未能解決而遭延擱。故此新決定可目爲意國問題將獲解決的徵兆。今日午後的外長會議，將草擬巴爾幹和約詳細條款和對芬蘭的和約，以便供外長會議正式開會時討論。（路透社）

▲延安六日電　塔斯社引述羅馬報紙消息自的里雅斯特報導該港近情，謂的港的大道、建築門、牆壁、里程碑、屋頂上，凡是能寫的地方上面，都寫滿了成千萬的「我們要回到南斯拉夫」，「我們要人民管理人民」等標語。以此表達的港人民的呼聲與願望。的港工人一致要求成立民主政府，并與南國合併。據稱：的港在盟國當局管制下，取消了人民政府、民族與人民各種自由。在現時的警察中，保留有許多意斯塔偵份子與法西斯積極黨員。盟國當局指定的法庭實際上是鎮壓的刑庭。許多地方的推事均是法西斯黨徒。的港出版的四十餘種報紙中，有廿二家是對反法西斯民族組織採取敵對態度。的港在盟軍管制下，現有二萬二千餘失業工人。（新華社）

▲延安六日電　[illegible]

伊朗蘇軍撤退

[illegible]

東印重申獨立主張 英荷軍又準備鎮壓

東南亞盟軍當局在印荷談判期間，已完成軍事佈署。

[illegible]

阿剌伯同盟定期討論 反對巴勒斯坦猶太移民計劃

各領袖已派專使赴中東發動反對，各國定十日總罷工。

[illegible]

西境地下活動增強

清算法西斯佛朗哥政權 吉拉爾望對西施經濟制裁 安理會積收集佛朗哥材料

[illegible]

反動派一心要迫害青年 西大三十多學生遭逮捕

並有學生多人失蹤，特務繼續在該校實行恐怖活動。

▲城固通訊　西北大學同學三十餘人，於四月三十日突遭國民黨反動當局逮捕，並有學生於日後相繼失蹤，人數不明。[illegible]

警察檢殺熊生案 法院[illegible] 還無結果

[illegible]

征購糧[illegible]案 拖了三月未解決

[illegible]

榮[illegible]至較場口 馬車恢復尚有待

[illegible]

糧食配給稽延 三千日人示威

▲東京七日電　[illegible]

重慶文協分會

[illegible]

打擊反動力量戀棧攘權企圖 「五一」二百萬日人大示威

日政府十六日將召開臨時會議

[illegible]

日戰犯廿七人受審竟堅不服罪

▲東京七日電　[illegible]

大渡口鋼鐵廠被殺工人 廠方沉屍滅跡圖掩罪行 被捕工人廠方已秘密開除

▲本市消息　[illegible]

國際零訊

[illegible]

校董恃勢聚衆行兇 被毆教師提出控告

培育小學招待記者，報告教師學生被毆情形。

▲本市消息　[illegible]

國民兵隊長毆傷觀音岩小學教師

▲本市消息　[illegible]

蘇聯政府 添設兩部

[illegible]

西姆拉會議繼續舉行 甘地會見魏菲爾

▲西姆拉五日電　[illegible]

杜魯門 提出軍事預算

▲華盛頓六日電　[illegible]

新憲法草案遭否決後 法將重選制憲會議

美為加強法國右翼勢力，正積極準備貸款給法國。

▲延安六日電　[illegible]

埃及總理廣播 重申獨立願望

▲開羅六日電　[illegible]

友聲

斥荒謬的法統論

石楡

[illegible]

市聞一束

[illegible]

新華副刊

阿拉貢的道路

施萊德爾作　李楠譯

在歐洲反法西斯的抗敵運動中間，詩歌和宣傳手冊成了兩個顯著的特點。許多詩人同時也是戰士，他們的行動和詩作相同地表達出了對於人民的忠誠。個人和社會的一致性正是產生出這些行動和詩作的原因，這一致性并自發的情緒，是完整的存在。由於這個因素，許多年代來已經否認了的精神又重振歐洲了。

路易斯·阿拉貢的詩作也充滿着這種一致性的昂揚和熱忱，關於這，他在給約塞夫·凱塞爾的信件上，便有過一次生動的描述。

『我們曾經接到這命令，不必担負任何地方的工作，不必與地方黨員連繫。然而過了一段時期，仍不禁要幫助週圍的民衆：因爲你不能設想，法蘭西在去年是怎樣的情形啊！我的上帝呀，這是生命中一切取得和價值的時候。人民可以詆毀，誣陷和厭棄我們，但是我們親見了那個英雄的時期，那時每一個人都準備着爲任何一個人而犧牲性命，這人他也許不認識，只要是反抗着共同的仇敵。你應該相信我，如果我這樣說在那我不能置信的悠長流血的歲月中間，生命於我們是一首詩歌，還並非只是語言的修飾而已，你知道，在詩歌的後面就一定有淚眼，但是當人民在歌唱時，聲音和眼色是顯得如何的尖銳啊，他們不能夠停止[illegible]吼！』

這種精神蘇生的殷實的表現來自法蘭西，從路易斯·阿拉貢，這最自然的藝術。在歐洲的文學中，法國文學與英美文學建立着古老而親密的關係，而在當代的法國作家中，阿拉貢又和英美作家有着經常的私人的接觸，經歷着兩個積極相互影響的時期：在美國『流亡』的二十年代，走向左翼的三十年代。

在阿拉貢的情形，從詩歌去認識他的爲人，并不是艱折周章。他的詩章非常清楚明白地自動地說明了關於他的一切。

阿拉貢初次在文壇上嶄露頭角是第一次大戰之後，論教育他是犧牲，後來因爲那一代的共同命運，他成了戰爭的兵士，但他到底選擇了作家的道路。這次戰爭和戰爭勝利者解決世界的一幅諷刺畫，推使他那一代去反叛產生此種可厭事實的文化背景。達達派就是一種大膽反叛的文化運動，阿拉貢担任了領導的任務。

接着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爲銀行和證券市場而犧牲了人性價值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證明了甚至無法使銀行和證券市場正常地運行，而採用了法西斯主義。緊急的局面震動了我們的作家和藝術家們，他們看見了歐洲被侵襲的野蠻主義所威脅，看見了勞工運動是人類價值的最後堡壘的衛士。阿拉貢從超現實派轉變到左翼文學中來了，他在另一封寄約塞夫孫的信中，曾究竟地概括了他這轉變在文學上的意義：

『最初我們在語言問題上感覺有趣地工作者似乎沒有什麼值得懷疑。我們所說的話并無用色地方，并且不能運用最自由的表達形式。然而現在我們發現了我們必需要說甚麼，大大地擬網了我們從前的夢想。我們能把要說的說得夠好夠多了麼？』

『紅色陣線』是阿拉貢走到左翼的三十年代中最重要的作品，這是一首長詩，它那昂揚的韻律，那波瀾壯闊的想像，表示出了馬雅可夫斯基的風格。一所法國的法庭判處阿拉貢五年的徒刑，藉口是這首詩侮辱了法國的國旗。可是被輿論的呼聲所壓迫，政府最後廢止了這個裁判。

在第二次大戰前這段期間內，阿拉貢寫了兩個長篇小說，這作品應該列入極有影響的寫實的社會小說當中。他參與了國內與國際的文化會議，他是光明報的編輯人之一，這是左翼的報紙，有五十萬份的銷路。

第二次大戰爆發了，他被徵調去服兵役。法國的資產階級政府因爲他是共產黨員，設法處罰他，送他到工兵營中去，這個工兵營包括猶太人和西班牙的難民。這些人是堅決反法西斯份子，所以法國政府只給他們鏟鋤，而不發給任何槍械。

後來他轉移到了戰鬥部隊，他得到了兩個戰爭十字章，一個軍事獎章，這是法國兩種最高勳章之一。

阿拉貢盡可能地在祕密的『合法』下從事寫作，然後又在井下繼續出版，在假名下，從事半合法的寫作，同時就在瑞士出版偷運進法國邊境。最後，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當意大利侵佔尼斯的時候，他就完全在不合法的狀態下工作了。

通過了萬般的困難，在這些出版物前，紀念的雙手緊握着低垂了，但是阿拉貢，從戰爭爆發到末尾，完成了一部小說，出版了六部詩集。這位身體上并無出奇之處的多產的作家在他的國土上佈滿了許多傳說，阿拉貢的名字到處爲人所稱道，人民提起阿拉貢的時候，臉孔上浮泛着光榮。

對於我們文學在反法西斯抗敵運動中的地位也許是模糊不清的。我們心裡應該記得在淪陷人蹂躪下的國家，提高了文學上的呼聲也有着反攻的意味，像一陣射擊着敵線的子彈，這種呼聲號召人民起來反抗所有敵人的壓迫的鎖鏈。仇敵們從這種呼聲中認識出了被壓迫人民的反攻的呼喊，知道從這當中將會產生出地下的政府和地下的軍隊。

阿拉貢在他[illegible]明的文學活動中終於找到了正確光明的道路，他從達達派到共產黨的陣營，代表着歐洲知識份子所有前途的發展方面，而他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活動和創作也正象徵着法國進步的政黨如何在這次大戰爭中起着主導的作用。（節譯自一九四六年一月份新群衆）

我不懂

許明

國民黨政府公佈的江蘇省國大代表孫江東，雲南省國大代表江映樞，香港僞代表郭某，都是通緝有案的漢奸。我不懂『國大』在國民黨政府心眼裏竟成了藏垢把戲了？假如硬說是『民』選的，則我國民並非亡國之民，爲什麼會甘心讓漢奸來充當自己的代表？假如默認這些『國大代表』來制憲，是不是有玷國體？是不是對不起我們的先烈，汚辱了後世兒孫？爲什麼以『法統』自居的國民黨政府竟選擇『貫徹法統』！？

唱出了人民的歌

◆◆聽劇宣四隊音樂晚會後◆◆

一隊藝術兵，抗了八年戰，也差不多挨了八年餓，受了八年的譏，現在從西南國境回來，準備開回他們的誕生地——武漢去。他們的名字是軍委會政治部演劇宣傳第四隊。

他們路過重慶，舉行一次晚會，唱出了援支歌。這援支歌是最平凡的也是最不平凡的。平凡的是它本是人民要喊叫要歌唱的聲音；最不平凡的是它們竟那麼圓美有力地譜了出來，唱了出來。唱到大家的心眼裏，聽了還要聽，唱了還要叫他們再唱。

聽歌中鼓掌，也許確是不雅的。我能聽到一位紳士說那些傢伙『沒有受過教育』。可是據我從旁冷靜地看來，這其實不關係於教育，而出發於熱情。大家聽到叫出人民心裏的民主講演時慣於用大鼓掌來表示熱烈的讚美，在聽到叫出人民心中的唱歌時，也情不自禁的劈拍劈拍起來，這大概不合於聽音樂會的規矩，（自然，妨礙聽下去，也是不好的。）然而卻是群衆熱愛民主的不可阻遏的熱情的流露。與其責備群衆『沒有受過教育』，倒不如好好想一想群衆爲什麼會如此。想的結果也許會發覺，這正是音樂和人民的結合；博得掌聲最多的，正是痛斥貪污腐化和諷刺醜惡的特權階級的歌曲。（如『貴魚滿天飛』和『你這個壞東西』。）他們摸着了人民，人民恨死他們，這恨化成了歌聲，在有熱情有訓練的青年合唱中充分完美地表現了人民的恨，人民的怒，人民的力量，因此它也就博得人民的愛，人民的熱烈，於是發而爲大鼓掌。

能夠做到這種境地，我覺得不能不歸功於正確地掌握了音樂大衆化的方向。作曲者同時也是歌詠者，指揮者的好榜樣坐儘得向人民學習，而且確是學到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全歌中貫澈了一種思想：要感情是人民的感情，聲音是人民的聲音，排斥那種背了洋教條，追求抽象飄渺的老百姓聽不懂的繞圈子方法，（見該隊生活報導劇『八年了』。）運用大衆的語言，發揚民歌的旋律，而又用進步的西洋音樂方法來精煉提高，這就使他們在音樂上給了新的東西，也就是說唱出了人民今天恰恰要唱的歌。

聽聽四隊所唱的歌，再回想一下在延安時聽到魯藝一位學生唱的『豐衣足食』。我就覺得老百姓喜聞的歌曲，似乎是由這幾個條件形成的：㊀就是道出了人民生活的實感或痛苦。㊁用大衆的生動確實的語言，咬字清楚，句句能聽懂而且夠味。㊂民歌的形式，和爲人民習慣的表達感情的旋律和唱法。㊃適當的樂器配合。劇宣四隊這次所唱的歌，有許多是達到了這些條件的。自然也有些只是部分的達到，像男女對唱的勸當兵只作到二、三兩點。而另外也難免有一些感情和形式上的殘留的洋化還有些嫌多了。

幾個獨唱，以各地民歌的獨唱較爲精彩。合唱『國旗歌』，用『蘇聯』作主唱句，也是瞭解得節目正確，因而顯得唱得有力的。可惜今天所聽的只是全部的三分之二，從七日到十二日的公演，包含有『民主大合唱』和其他歌曲舞蹈，想必更有一番精彩。（含華）

春旱

艾明之

蔣師從張四爺家裡趕出來，對於租田的事完全絕望了：平租不但還了債，並且要先交租錢。張四爺的道理是：天乾年災，他不能担保今年租出去就準定能一文不缺的把租錢收回來。可是蔣師到那裡去張羅這筆不小的租錢呢？他昨天都是借的「救命錢」去買的谷種。

自從去年七月中旬遭大水後，將近一年沒有好好下過一場雨。麥子，菜子，豌豆都已開花，結實，穗間卻氣乾萎了。豆稈也差不多快要枯死完。現在撒谷子的時間已快過了，不得把乾田翻一塊出來，等下了雨，好平秧田，春耕又無望了。因此，蔣師昨日特地把焦實無望的豌豆拔起，打鬆了一塊乾田，並且忍痛攤到鎮上向楊老太婆借了兩千塊錢買了谷種，準備先把這塊田翻一翻，等天老爺下雨。

往年的耕牛都是向張四爺租的，今年卻這樣扯扮。這樣翻了蔣師的打算。他呆呆地站在乾裂的田埂上，[illegible]了一會，然後嘆了一聲，無力地拖着步子，爬上山，向着他那嵌在小山谷中的破屋子走去。

他那過了年才十五歲的兒子，全身皎得精光，只穿了一條短褲頭在屋子前的小方坪上圍太陽，[illegible]地捉着[illegible]裡面的蟲子。他瘦得像「吹火筒似的」，一排排的骨骼把他的身體弄得這付樣子。

當蔣師走近小方坪看見他的兒子時，他那絕望的心裡忽然閃過一道亮光，他望着兒子危柴似的背，低沉地叫了一聲：

「葵娃子！」

葵娃子吃驚地扭轉頭，瞪出那雙無神的深陷的眼珠，默默地望着蔣師。

蔣師心裡一陣難過，低聲地問道：「今天人好些了麼？」

「好多了，」葵娃子慌忙地答，隨即掉過頭去，做他剛才停止的工作——捉死一個蟲子。

蔣師沒有再說甚麼，便慢慢地走進屋子，一會兒，他又走出來，手裡拿着犁頭和鋤把，

「中把，」他低沉地說，「跟我下田去。」

葵娃子驚奇地翻他一眼，默默地跟他走下山。

蔣師將犁頭套上兒子肩頭，把鞭一勢：「你把地犁一下吧！」他[illegible]了一[illegible]，接着憤憤地說道：「[illegible]×，今年沒有牛了！」

葵娃子尖凌的臉子帶着痛苦的表情，他望望蔣師那[illegible]的枯臉，感覺到那方臉上的不快，含着兩泡淚，便順從着把身子伏下去了。

由於往日趕牛的習慣，蔣師手上依然提着一條細樹枝，葵娃子拉不上前時，他便下意識地把樹條揚起來，怒聲喝道：

「求！——嚇兒子！」他立時發覺了自己的錯誤，趕緊把手放下，嘆了一口氣。

「拖累了吧！」他撫慰地說。

葵娃子全身爆發着青筋，身體吃力向上昂起，企圖把犁頭緊緊前去。土硬得像石頭一樣，他拖了半天，仍然伏在老地方。

「沒有，」他喘息着，回頭望一眼蔣師；「就是土太硬跟了哇，狗會的，犁跟老子作對」。

他也驀向前一撲，犁頭從土裡拔起，把他壓倒地上。蔣師慌忙跑到面前，把他抱起，揩淨臉上灰土，已經昏迷過去了。

「葵娃子！葵娃子！」蔣師驚慌地大聲喊。

葵娃子慢慢睜開眼睛，他一張開口，血便從口裡湧出來。

「爸……爸……不……動……中……」他異常吃力地說，一大顆一大顆的汗珠，從那血紅的深陷的眼窩裡滾出來。

蔣師把葵娃子抱回家來，安置他睡熟後，太陽快到頭頂上了。替葵娃子着急所嚇忘了的饑餓，卻又猛烈地在肚子內敲動起來，他把昨天找回來的枯萎的豌豆葉揀些比較鮮嫩的摘下，換了水放在鍋裡煮着；另外把稀飯的[illegible]抓起一把，[illegible]，特地給葵娃子熬了一小碗水湯湯的稀飯。

蔣師後悔吃了一點豌豆葉後，便覺得自己已無法再吃，[illegible]把一些豌豆葉子吞下去，剩下的碎兒便仍然留在碗裡。他站起來，把碗裡的稀飯拿起，輕輕端到兒子床邊。

葵娃子還在昏睡，[illegible]打着喘，蔣師站着等了一會，[illegible]，他在低沉地叫蔣師說：

「爸……我……餓了，……」他瞇着眼，吃力地閉上眼睛，眼角上流出兩顆淚珠。

蔣師感到喉嚨被什麼哽塞了，嚥了一口口水，勉強笑着安慰道：

「不是叫你去犁土可……你起來喝點稀飯嘛！」他坐下，把碗湊到兒子嘴邊。

葵娃子瞪着驚呆的大眼，炯炯地望着碗裡水溜溜的稀飯，顫抖地伸出枯柴似的手。但怒又停止，仰起臉子望着蔣師：

「你吃一點嘛，爸爸！」

強烈的感情使蔣師臉上發熱，他慌忙地望着兒子，搖搖頭：

「我吃過了，你吃！……涼一下再吃吧，燙手得很呢！」

「不！」葵娃子固執地抓住碗沿，「不怕，我不怕！」他用力一扯，碗滑在牙齒上，發出清脆的一聲。

他雙手捧住碗，貪婪地狼嗎着，兩十多天他不曾吃到米食了。熱氣冒在他的臉子上，他那鐵青的臉漸漸地泛出醬紫的紅潮。

「你慢慢吃哇！當心嗆到了。」蔣師小心地伸手去扳下他那抓着的碗子。

葵娃子吃驚地望後一縮，身體一[illegible]，頭沉重地撞在床架上，一股血又從口噴出來。

蔣師丟下碗子，吃驚地大喊：

「葵娃子！葵娃子！」

「留……到……留……到……我……停下……靈……爬……要喝」

「是呀，」蔣師愴然地答應道：「等下再喝跟你吃就是！你安心睡一下嘛！」

葵娃子又吐了兩口血，然後軟癱地倒在床上，昏沉沉地睡去。

蔣師默默地坐在床邊，從看見兒子青白的死屍一樣的臉孔，他忽然感到，這張臉孔和葵娃子的娘一樣。——葵娃子的娘也是操勞過度十年前吐血死的。他恐懼起來，悄悄替葵娃子蓋上被，趕緊走開，他拿了鋤頭，決定自己去慢慢把地翻鬆；當共[illegible]出屋子，忽然又驚嚇地縮住腳，但已經閃避不及了，屋外的人已經發現了他，大聲叫喊着進來。

「哎，崔管事，請坐嘛！」蔣師用袖子揩着凳子，一面[illegible]進來那個客人就坐，一面畏葸地望着他的臉，

「啊，硬是好難找啊！」崔管事略帶惱怒的[illegible]笑說：「還係蔣伯哪兒焦了才把你找到！」

「哦哦，我天天都在田裡做活路！」蔣師惶恐地結巴着，搓着手。

「那麼多活路做怕就很不錯吧！」崔管事隨即靠上一步，正經的臉色說：「去年的欠租錢快給我帶走啦。」

「哎呀，崔管事！」蔣師苦命地叫了：「就算上的事情你哥子也不是不曉得的嘛！去年遭水淹，一收地港收不到把谷子，近一年又沒有下過一滴雨……」

「是！是！」蔣師連連點着，「崔管事對我好，我心裡曉得的哇，但是大再[illegible]崔管事跟我打個圓場，在劉老爺面前幫忙說幾句，我此生來世都感激不盡啊！」

「你儘說些空話，」崔管事不快地拍拍手：「我好意忙早替你忙了，你大來！我也是吃人家飯，受人家遣，你多少還一點出來就是！」

「一點都沒有嘛！你看！」蔣師哭喪地說，用[illegible]。

「崔管事，你做做好事嘛！」他一邊伸手抓住了那個人，「我昨天才借來的谷種，你拿了去叫我今年吃啥啊？」

「那你管不了許多呀！」崔管事[illegible]地笑了，「未必你欠了租還不出，也是我害你的麼？」

他把手一揮，神着下力把谷子揹出屋子。

蔣師，沒有牙的嘴哆嗦着，恐懼地抖動着，跟在崔管事後面，「崔管事！你借點情吧，你你……」而崔管事頭也不回的揹起谷子走了。

他茫然地站着，眼睛望着崔管事消逝的那條小路；他到這條小路上又出現人影時，他才慢慢地移動自己的腳步。

當他發覺面前出現的是保國民學校的黃老師時，他霎時忘記了剛才的痛苦，突然激動起來，甚至黃老師走到他的身邊還掙不出一句話。

早在半個月前，蔣師去鎮上參加保民大會，討論改變求雨的事情，回來經過『流泉社』茶館，看見許多人圍聚在那裡，便也擠了過去。

黃老師在當中，[illegible]政府通過的消息，說：報上已經登過了，政府給撥若干款子給農民，馬上就要辦[illegible]。

這消息已經過黃老師自己也忘記了，可是蔣師卻緊緊地記住，並且一天天更堅強地渴望它實現，現在當他看見黃老師的時候，便以爲是向他宣布這消息的，再有不自禁……

黃老師約近四十歲是一個書守了二十多年的老教員。他今天似乎穿得特別整齊——一件洗得發白的藍布衫，手上[illegible]着一本書，一雙新草鞋，一人高的[illegible]杖；他抬起頭，[illegible]地呼喚說：

「[illegible]正要找陳校長去！」他喊，「娘賣×的，憤恨凍子，二月份薪水到現在都不發下，[illegible]！」

他搖搖頭，便慢慢走回去，蔣師慌忙伸出顫抖的手把他捉住。

「黃老師！」他激動地說。

「唔？」黃老師驚異地停住，看着他。

「那個消息有沒有風聲啦？」

黃老師怔怔地望大眼睛，好一會才弄清楚蔣師所問的意思，抱歉地搖搖頭：

「沒有！怕又是放的一個空心炮！」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快步走了過去。

蔣師好像跌下一個深淵似的，感到一陣空虛。他軟乏乏地坐下，黃色的莫樂的眼睛呆呆地盯着山腳下一片乾裂的稻田。他是完全被絕望了，在這樣的春旱時，以後的生活還有甚麼指望呢？天旱，兇年，沒有耕牛，得不到救濟，這一連串的失望完全把蔣師弄倒了。他突然感到自己異常困乏無力，如同一個虛脫的快要死去的人一樣。

天漸漸黑下來，他這才又想起他還活着，他艱澀地站起來，回到屋子裡。

屋子裡沒有一些燈光。當他輕輕叫喚着，跨到葵娃子床邊去時，他腳下忽然絆着什麼跌了一下，他伸手一摸，手觸着冷冰冰的一個人。

「葵娃子！葵娃子！」他驚恐地大喊着。

葵娃子伸在地上，一雙手緊緊抓住碗，捧在地上，一灘一地，把地上污了一大片。鮮血從嘴角流出來，他僵硬地躺着，已經死了。

……

★讀報漫筆★

上次，上海當局爲了注意被捕漢奸們的『健康』，規定購食先施公司的罐頭、水菓；現在，『湖州的漢奸宜判之後』，又『因天氣太熱，已可保證金保釋，待秋涼再送監』（均見大公報）。我們的當局之於漢奸，真是顏骨相關，體同骨肉！（溫）

×　×　×

政府要還都了，於是『南京市政府下令將下關沿江各棚戶拆除，以壯市容』，而壯觀瞻』。政府要『壯觀瞻』，就得驅逐貧民下手，這個必要的措施，人民與政府原是不能兩立的啊！（士）

×　×　×

『法統』是『中統』、『軍統』的爸爸。此爸膝下有此二統，於是無往而非『法』，無往而不『統』，難得人民透不過氣！（士）

◇雜◇誌◇攤◇上

科學與生活　第一、二期

在好的科學讀物非常貧乏的今天，能夠看到這樣一本雜誌，實在使人高興。牠的內容相當豐富。譬如『人類學飛的故事』把飛機發明史很生動地敍述出來；第一期的『扶兩文所想不到的事情』很有趣味地批判了進化論；第二期的『多天的科學』也介紹了不少的知識。此外，這本雜誌還強調了一個觀點，就是科學應該從實驗室而到現實中去尋求，同時科學化與政治民主化是不可分的，這是非常正確的觀點。

然而我也願意提出一些意見來供給『科學與生活』的編者參考。在發刊辭中，編者曾提出了普及科學，我非常的贊同，但是有的文章，譬如『蛋白質的第一篇』內容很豐富，但是好像稍不夠通俗。我想就是讀中學生來讀都怕會有些困難，何況此外還有廣大的公務員、工人、商人，他們也都需要科學知識呢？我願意文字不妨淺白一些，能趣味化更好，因爲要普及就非得把眼光放遠實一些不可。此外，日常生活中的科學也可以多談，因爲人人都是關心他們自己的生活的。（吳展）

*　　*　　*

民主工人　第二期　民主工人社版

工人刊物比較少，工人自己辦的更少，『民主工人』算是一個。

本期中心在檢查前的工潮與紀念『五一』方面，如其社論所指出：『三月是充滿了痛苦哀工人底血淚的二月』。林然發社評『平心靜氣的檢討了工潮發生的原因』可是關於一連串被殺工人的血案卻沒有做系統的報導，並且進一步加以檢討和總結，是一個缺陷。不過關於『五一』的文章，內容充實，涉及的範圍也很廣，尤其關於五一前工人訪問一欄是很新的。『我們怎樣組織工會』一類的文章，希望能夠有，『生活線上』，是受工人歡迎的。

此外，我們希望該刊物能夠多談工人切身生活各方面的問題，他如能夠能有一些幫助工人學習方面的文章，那就更好了。（城）

「起立」選舉考

耿銘

是去年吧，據說有一個政黨選舉該黨總裁的時候，選舉的方式是頗爲別緻的，全會場的人呆若木雞，一齊起立，表示贊成，於是通過。

這樣的選舉法，我當時實在有點想不通。最近，看了一本書，才發現這種選舉法的歷史根據，原來是『古已有之』的，不足怪。請看下面吧，這是民國四年的事情：

『十月二十六日，朱啓鈐等十人發出電云：「國體投票後，當即推戴，毋須再用投票手續，即由公等演說推戴，如贊成，即起立；擬定之國民推戴書，交際各代表署名，基本由公等演說，推戴袁世凱爲皇帝。」……之事，可用國民代表名義，委託代行立法院爲國民代表，即轉電立法院電稱，交辦各代表贊成。……』

這樣的『贊成』，這樣的『選舉』，確實比民國四年，比民國力行得多，而袁世凱之所以爲袁世凱，其妙處就在這些地方。

代郵

下列諸稿不擬刊用，敬希作者注意：

甦醒的歌聲，[illegible]的歸來？（嗩）；夜行[illegible]（阿孜），成都通訊（尾），[illegible]，以後的[illegible]法，受獎師的[illegible]，給[illegible]者以[illegible]——[illegible]，夜閒談，雜感（寄魚）談談『政委的風度』，筆市花絮（章明）

林辰先生：大作『賣賣生先生國片』已交紀念專冊編委會。

『仙人掌上』作者永藻先生，『金銀婊』作者大稱先生，及『二嗣志』譯者陳天先生：請告知最近通訊處，以便將大作奉還。　編者

白塔、會列亞先生：請告知通訊處。　編者